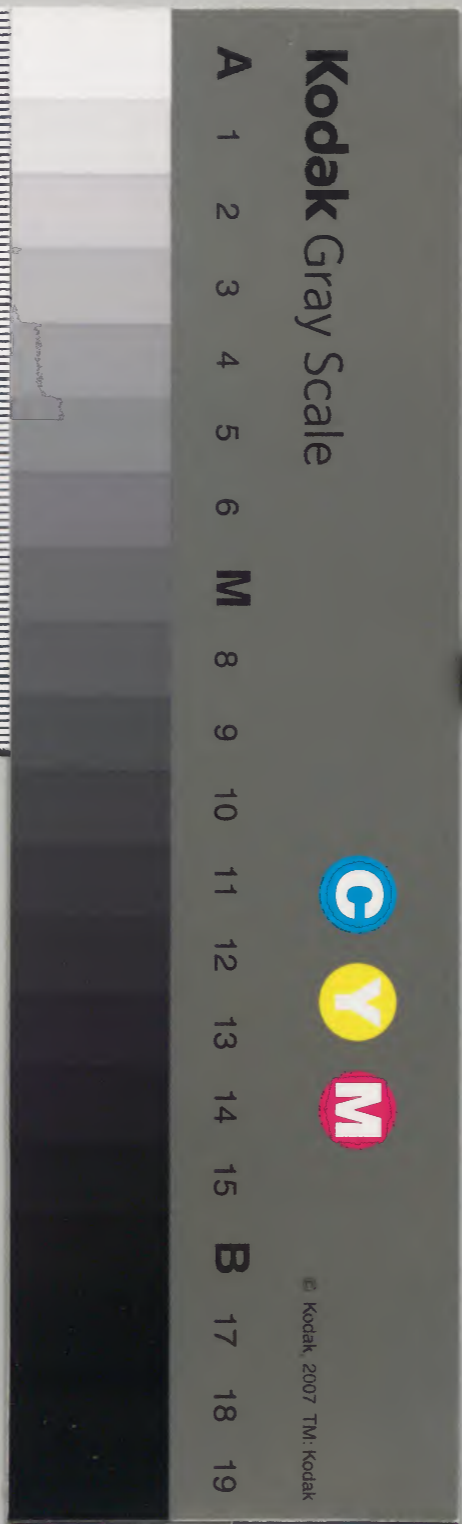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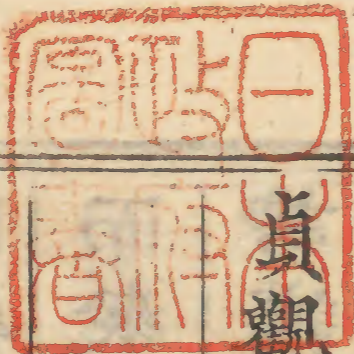


貞觀政要六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773
冊數	8 (6)	
函號	別	25 3





貞觀政要卷之六終

論儉約十八 秦政是論謙讓十九

論仁惻二十 黃帝無慎所好二十一

慎言語二十二 杜讒邪二十三

論悔過二十四 論奢縱二十五

論貪鄙二十六 大禹鑿山

論儉約第十八 凡八章

貞觀元年太宗謂侍臣曰自古帝王凡有興

造必須貴順物情昔大禹鑿九山禹貢曰九山刊旅蔡

氏注九州之山也如通九江禹貢曰九江孔

冀州則梁岐之類之洞庭也今沅水漸水元水辰水叙水酉水

澧水資水湘水皆合於洞庭故曰九江漢志所謂九

而衆所共有故也秦始皇營建宮室而人多

諂議者為徇其私欲為去聲不與衆共故也朕

今欲造一殿材木已具遠想秦皇之事遂不

復作也復音古人云不作無益害有益周書

辭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老子固知見可欲

其心必亂矣至如雕鏤器物陋鏤音珠玉服玩

若恣其驕奢則危亡之期可立待也自王公

已下第宅車服婚嫁喪葬喪平聲準品秩不合

服用者宜一切禁斷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簡

樸衣無錦繡財帛富饒無飢寒之蔽

貞觀二年公卿奏曰依禮季夏之月可以居

臺榭

禮記仲夏之月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

榭今夏暑未退秋霖方始宮中卑濕請營一

閣以居之太宗曰朕有氣疾豈宜下濕若遂

來請糜費良多昔漢文將起露臺而惜十家

之產

見教戒篇注

朕德不逮于漢帝而所費過之

豈為人父母之道也固請至于再三竟不許

朱氏黼曰財用之贏縮關於侈儉風俗好尚本之人主以儉約為先則公卿大夫不

敢諭制朝廷以儉約為先則士庶人不敢越分尊卑上下事事物物皆尚質崇朴自

然家給人足貨財不可勝用矣苟或反是則朝廷百官夸多聞靡四方士民歆羨倣

倣天地之生物有限上下之財力有涯烏能周贍而普足哉漢文帝惜十家之產基

址既成而一臺不築於是成富庶之功唐太宗監秦人之敝材用既具而一殿不為

於是成貞觀之治擢節於一身者甚微而功利之及一世者甚大窒遏一時之欲者

其微而培養數百年之基本者甚著人主其可不察哉

○愚按太宗可謂知化民之本矣一殿之建材木已具監秦皇之侈而亟已之一閣之營公卿所請慕漢帝之儉而竟不許其所以致貞觀之富庶也宜哉

貞觀四年太宗謂侍臣曰崇飾宮宇遊賞池臺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帝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勞弊孔子云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施平聲後同
論語之辭勞弊之事誠不可施於百姓朕

尊為帝王富有四海每事由已誠能自節若

百姓不欲必能順其情也魏徵曰陛下本憐

百姓每節已以順人臣聞以欲從人者昌以

人樂已者亡樂者洛隋煬帝志在無厭平聲惟好

奢侈好去聲後同所司每有供奉營造供平聲小不

稱意稱去聲則有峻罰嚴刑上之所好下必有

甚競為無限遂至滅亡此非書籍所傳亦陛下

下目所親見為其無道為去聲故天命陛下代

之陛下若以為足今日不啻足矣音若若以

為不足更萬倍過此亦不足太宗曰公所奏

對甚善非公朕安得聞此言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近讀劉聰傳

去聲劉聰字玄明元海第四子本新興匈奴以漢高祖嘗以宗女妻冒頰故子孫冒劉姓

元海於晉永興中立國是為前趙聰殺兄自立聰將為劉后為去聲后太保

劉殷之女為左起鵠儀殿廷尉陳元達廷尉獄官

也元達字長宏後部人本姓高以生月妨父改姓陳切諫聰大怒命斬

之劉后手疏啓請辭情甚切聰怒乃解而甚

愧之管載記劉聰將起殿於後庭陳元達切諫聰大怒曰吾為萬機主豈問汝鼠子

乎將出斬之時在道遙園李中堂劉后聞之密敕停刑上手疏曰今宮室已備宜愛民力

廷尉之言四海謂陛下如何哉陛下宜加封賞而更誅之四海謂陛下如何哉陛下今興工費廣

為妾營殿而殺諫臣使天下罪妾妾何以當
之願賜死以塞陛下之過聰覽之命引元達

謝之曰外輔如公內輔如后朕復何人之讀
憂更命園曰納賢園堂曰愧賢堂

書欲廣聞見以自益耳朕見此事可以為深

誠比者比音欲造一殿仍構重閣重平今於

藍田縣名今仍舊採木並已備具遠想聰事

斯作遂止

○愚按隋煬帝窮土木之工極宮室之麗
造有甚於紂之傾宮鹿臺卒致家國不保

然亦隋文帝有以啓之也文帝興王之君
也天下既平而仁壽之役民不勝困是以

後嗣傲之始有甚焉太宗取孤隋殘弊之
天下所宜休息幸而營造之事或納人言

而止或監前古而止其過隋文遠矣觀其
言曰帝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勞

弊以聖人之所謂怒而推已所不欲勿施
於人之心君人者而味斯言也豈惟崇飾

宮宇池臺為然哉樂聲色也求神仙也闢
土地也事畋獵也肆遊觀也凡非百姓之

所欲者一以怒之一言行之祈天求命之
道也魏徵之復其君曰陛下若以為足今

日不啻足矣若以為不足更萬倍過此亦
不足此言尤為君人之格言也或曰太宗

之言固善矣飛山翠微玉華之作何居蓋
飛山之作既有魏徵之諫而翠微玉華以
有疾避暑而即其舊以修
之未可以是以而求其備也

貞觀十一年詔曰朕聞死者終也欲物之反

真也葬者藏也欲令人之不得見也令平上聲

古垂風未聞於封樹後世貽則乃備於棺槨

易大傳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

譏僭侈者非愛其厚費美儉薄者實貴其無

危是以唐堯聖帝也穀林有通樹之說呂氏春秋

堯葬穀林通樹之秦穆明君也橐泉無立隴之處秦穆

公名任好史記注穆公葬雍州橐泉宮祈年觀下仲尼孝子也防墓

不墳孔子合葬親於防曰吾聞古也墓而不墳延陵慈父也羸博

可隱吳延陵季子名孔適齊而返其鄉里斯皆懷

無窮之慮成獨決之明乃便體於九泉非徇

名於百代也泊乎闔閭違禮珠玉為鳧鴈闔閭

吳王名葬虎丘山下發士十萬人治葬穿土為川積壤為丘銅棺三重湏池六尺以黃金

珠玉為鳧鴈始皇無度水銀為江海秦始皇葬於驪山吏徒數

十萬曠日十年合采金石被以季孫擅魯斂珠玉水銀為江海人為燈燭

以璵璠斂去聲璵音興璠音煩季孫魯大夫

東野還未至卒于虜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

君也子何怨焉桓魋專宋葬以石槨桓魋音頽

向戌之孫為司馬禮記子游曰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造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居

曰若是其靡也死莫不因多藏以速禍由有不如速朽之愈也

利而招辱玄廬既發致焚如於夜臺玄廬夜臺墓之

也別名黃腸再開同暴骸於中野漢梁商薨賜以東園朱壽

之器銀鏤黃腸注云器棺也以朱飾之詳思以銀鏤之以栢木黃心為槨曰黃腸也

曩事豈不悲哉由此觀之奢侈者可以為戒

節儉者可以為師矣朕居四海之尊承百王

之弊未明思化中宵戰惕雖送往之典詳諸

儀制失禮之禁著在刑書而勲戚之家多流
通於習俗閭閻之內或侈靡而傷風以厚葬
為奉終以高墳為行孝遂使衣衾棺槨極雕
刻之華靈輻冥器窮金玉之飾富者越法度
以相尚貧者破資產而不逮徒傷教義無益
泉壤為害既深宜為懲革宜為之其王公已
下爰及黎庶自今已後送葬之具有不依令

式者仰州府縣官明加檢察隨狀科罪在京
五品已上及勲戚家仍錄奏聞舊本此章在
慎終篇今附

此入

○愚按漢文帝嘗曰以北山為槨用紵絮
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對曰使其
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隙也異時文
帝之遺詔曰厚葬以破業吾甚不取霸陵
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斯言也其有感於
釋之之言乎唐太宗初作獻陵務存隆厚
猶文帝初年之意也虞世南諫而不能止
十一年之詔豈非世南之言啓之歟愚嘗

合二君之詔觀之則文帝之詔專為己之一身而已太宗之意則欲使天下之人同為儉約之歸以免於暴骸之禍此又文帝之所未及也

岑文本為中書令宅卑濕無帷帳之飾有勸

其營產業者文本歎曰吾本漢南一布衣耳

竟無汗馬之勞徒以文墨致位中書令斯亦

極矣荷俸祿之重荷去聲為懼已多更得言產

業乎言者歎息而退舊本自此下四章並在貪鄙篇今附入于此

○愚按儉約者人之所難能也何曾之先見而日食萬錢謝安之相業而不忘聲色

儉約豈可易哉雖然有其道矣孟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士之

仕於人之國者唯不忘其貧賤之時則自無侈靡之失矣岑文本身為中書令而能

不忘其為漢南布衣時茲所以能不忘其為漢南布衣時茲所以

戶部尚書戴胄卒子聿反太宗以其居宅蔽陋

祭享無所令有司特為之造廟令平聲為去聲

溫彥博為尚書右僕射家貧無正寢及薨公侯

死日殯於旁室太宗聞而嗟嘆遽命所司爲

造爲夫當厚加賻贈

魏徵宅內先無正堂及遇疾太宗時欲造小

殿而輟其材爲徵營構五日而就遣中使去

齋素禡布被而賜之以遂其所尚此章重出

○愚按奢侈者常情之所同樂儉約者中

人之所不堪自非爲人君者於奢儉之際

有以抑此揚彼則爲人臣者何憚而去其

所同樂趨其所不堪乎戴胄居宅弊濕太

宗爲之造廟温彦博死殯旁室太宗爲之

造正寢魏徵宅無正堂太宗輟其材而營

之三臣之儉德行於下太宗之褒賞加

於上天下之士其有不聞風興起者哉

謙讓第十九 凡三章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人言作天子則得

自尊崇無所畏懼朕則以爲正合自守謙恭

常懷畏懼昔舜誠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

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虞書大禹謨之

辭又易曰人道惡盈而好謙惡好並去聲凡

為天子若惟自尊崇不守謙恭者在身儻有

不是之事誰肯犯顏諫奏朕每思出一言行

一事必上畏皇天下懼群臣天高聽卑何得

不畏群公卿士皆見瞻仰何得不懼以此思

之但知常謙常懼猶恐不稱天心及百姓意

也稱去聲魏徵曰古人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鮮上聲詩大雅蕩篇之辭願陛下守此常謙常懼之道日

慎一日則宗社永固無傾覆矣唐虞所以太

平實用此法

呂氏祖謙曰無逸之書稱商三宗之享國而周公弊之以一言曰畏而已蓋惟天子

之尊苟以無所畏之心而自恃則治易忘亂安易忘危危亂而不自知矣惟能以有

畏為心則上焉天心亨之下焉臣民歸之如是而不安者未之有也太宗貞觀之治

所以致之者固有其道而大要莫先於此

○愚按昔史臣贊堯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贊舜曰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夫堯舜五帝之盛帝也聖德輝光在謙讓而已易之謙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天道而非下濟則允矣何自而見其光明哉太宗謂天子不當自尊崇正合謙恭此帝王之盛德也魏徵於此時不將順其美而舉詩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望其君謂常謙常懼日慎一日唐虞所以太平寔用此法是固有以知太宗之心矣蓋以堯舜之所以謙讓終始如一非一時之言也後之人君志於帝王之道者勉之哉

貞觀三年太宗問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云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子論語曾穎達對曰聖人設教欲人謙

光已雖有能不自矜大仍就不能之人求訪能事已之才藝雖多猶病以爲少仍就寡少之人更求所益已之雖有其狀若無已之雖實其容若虛非惟匹庶帝王之德亦當如此夫扶音帝王內蘊神明外須玄默使深不可知

故易稱以蒙養正

易蒙卦彖辭曰蒙以養正以明夷菴衆

菴音隸易象傳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菴衆用晦而明若其位居尊極

炫耀聰明以才陵人飾非拒諫則上下情隔

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也太宗曰易

云勞謙君子有終吉

易謙卦九三爻辭

誠如卿言詔

賜物二百段

胡氏寅曰太宗之問疑其不必如是蓋其為人已有善惟恐人之不知故於不吝不

伐未能有行焉孔穎達所對亦足以箴之矣雖然吾友從事於斯之意則未易曉也

夫既能矣不自以為能可也而又問於不曉既多矣不自以為多可也而又問於少

彼不能與少者將何益我不幾於偽以下人者乎是不然惟善學者志不倦心不盈

一善之不聞一義之不知歉然如飲食之不飽也此何所為而然哉故曰學然後知

不足夫聖如孔子猶曰我好古敏以求之我學不厭誠以道無量理無極而事無方

太宗知之庶乎少進矣

唐氏仲友曰太宗之失正在矜伐穎達之對箴其膏肓太宗儻得此道雖帝王可及

也惜其資矯拂勉強之力故時有用賢納諫之益亦蹈飾非拒諫之悔也

○愚按論語載曾子之言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蓋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學者之所難能也故朱子集註以為吾友謂顏淵也太宗以天下之君舉此為問而孔穎達因而發明之以聖門為學之方勉進於帝王之德蓋以太宗英明之資雄傑之才易致炫耀凌慢之失聞穎達之言有勞謙有終之語穎達其善於格君心歟

河間王孝恭

太祖之子也佐高祖多進圖策獨存方面功寬恕退讓太宗親

重之宗室莫比武德初封為趙郡王累授東南道行

臺尚書左僕射孝恭既討平蕭銑輔公祐遂

領江淮及嶺南北皆統攝之專制一方威名

甚著累遷禮部尚書孝恭性惟退讓無驕矜

自伐之色時有特進江夏王道宗尤以將略

馳名兼好學

將好並去聲

敬慕賢士動修禮讓太

宗並加親待諸宗室中惟孝恭道宗莫與為

此一代宗英云

○愚按自古國家之將興也天必生英傑
奇偉之才於其子弟族屬之間所以昌大
其門戶而光啓其運祚也周之興也有周
公康叔漢之興也有朱虛東牟降及魏晉
六朝蓋莫不然唐起晉陽本支允盛孝恭
之威名與李靖相亞道宗之將畧與李勣
齊肩又能好學習禮退讓不伐求之布素
之士有不可多得者雖未可方之周公之
才之美其亦康叔朱虛
之流輩歟嗚呼盛哉

仁惻第二十

凡四章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婦人幽閉深宮情實

可愍隋氏末年求採無已至於離宮別館非

幸御之所多聚宮人此皆竭人財力朕所不

取且灑掃之餘更何所用今將出之任求伉

儷上音抗敵也
下音麗耦也非獨以省費兼以息人亦各

得遂其情性於是後宮及掖庭前後所出三

千餘人

按通鑑貞觀二年九月天少雨中書
舍人李百藥上言往年雖出宮人竊

聞太上皇宮及掖庭宮人無用者尚多豈惟
虛費衣食且陰氣鬱積亦足致早上白云云
於是遣尚書左丞戴胄給事中杜正倫於
掖庭西門簡出之前後所出三千餘人

孫氏甫曰隋煬荒厯自古無比強取良家
女置後宮者固無其數高祖初入開放離

宮之人還親屬此得美事之一節及受禪
安然有其後宮欲不荒恣得乎賴聖子承

之立矯其過計出三千之衆使
天下聳動歌詠唐之盛德也

尹氏起莘曰按禮天子立后固有六宮三
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矣然

未聞千百其數也昔晉武平吳之後掖庭
殆將萬人遂殞其軀而亡其國今太宗即

位首放宮女三千餘人可謂盛德之
事遂使後人流之歌詠不一而足也

○愚按仁哉太宗之心也茲事不見於武
德之初而見於貞觀之初論者謂聖子承

統行父之所未能行誠可謂仁已然司晉
陽之管鑰遂犯分於宮闈此謀臣因以迫

之以興師也有天下之後安其後宮猶晉
陽之心也昔漢祖入秦宮室能無所幸識

者知其智不在小奄真區宇規摹宏遠
矣非唐祖所及也太宗其殆庶幾乎

貞觀二年關中旱大饑太宗謂侍臣曰水旱

不調皆爲人君失德爲去聲朕德之不修天當

責朕百姓何罪而多遭困窮聞有鬻男女者

鬻音育朕甚愍焉乃遣御史大夫杜淹字執禮如

晦叔也材辯多聞秦王引為文學館學士及即位召為御史大夫俄檢校吏部尚書所薦

引羸四十人巡檢出御府金寶贖之還其父

母

○愚按齊宣不忍牛之斃棘而就死地孟子曰是心足以王矣然惜其愛物之心重

愛民之心輕欲其舉斯心加諸彼也太宗處九重之崇高撫四海之廣大而能軫念

飢人之子女出御府金寶以贖之其愛民之心重矣夫萬姓至繁也博施濟衆聖人

猶病飢人子女豈能人人獲所哉然是心也足以王矣貞觀之盛孰謂非此心所致

乎

貞觀七年襄州都督襄州今為襄陽隸河南張公謹卒

太宗聞而嗟悼出次發哀有司奏言準陰陽

書云日在辰不可哭泣此亦流俗所忌太宗

曰君臣之義同於父子情發於中安避辰日

遂哭之

按通鑑係六年夏四月辛卯襄州都督柳襄公張公謹卒明日上出次發

哀云

唐氏仲友曰太宗辰日哭張公謹謂君臣猶父子義感人心駕馭之畧高矣

○愚按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此卒哭不舉樂非私恩也蓋公義也是故衛之柳

莊既死而獻公祭弔論者是之晉之荀盈未葬而晉侯飲樂膳宰譏之太宗於張公

謹之卒雖辰日不為之輟哭可不謂賢君乎

貞觀十九年太宗征高麗次定州

今中山府隸腹裏

有兵士到者帝御州城北門樓撫慰之有從

卒一人

從夫聲後同

病不能進詔至床前問其所

苦仍敕州縣醫療之是以將士

將去聲後同

莫不

欣然願從及大軍回次柳城

屬營州今廢

詔集前

後戰亡人骸骨設太牢致祭

牛羊豕日太牢

親臨哭

之盡哀

臨去聲

軍人無不灑泣兵士觀祭者歸

家以言其父母曰吾兒之喪天子哭之死無

所恨太宗征遼東攻白巖城唐置巖州今廢右衛大

將軍李思摩高祖封和順郡王與秦王結為

兄弟賜姓李為化州都督統頡利故部為可汗恩摩遣使謝曰望世世為國一犬守天子

北門如延陀侵逼願入保長城太宗詔許之居三年不得其衆入朝從伐遼

為流矢所中去聲帝親為吮血為去聲吮將士

莫不感勵

○愚按太宗親征葬戰亡之骨吮思摩之瘡可謂仁恕也已然遼國強臣雖不義而

未至於屢劉邊鄙也若以偏方不露王化自有太司馬九代之制在何至躬率六師

乎思遼水之無極慮扈從之匪輕仁恕一念油然而發生於中則可以已矣惻隱之心

何待形於遂事之後乎

慎所好第二十一 凡四章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古人云君猶器也

人猶水也方圓在於器不在於水故堯舜率

天下以仁而人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人

從之下之所行皆從上之所好去聲後同至如梁

武帝父子志尚浮華惟好釋氏老氏之教武

帝末年頻幸同泰寺親講佛經百寮皆大冠

高履乘車扈從終日乘平聲後同從去聲談論苦空佛教

也未嘗以軍國典章為意及侯景率兵向闕

見君道篇尚書郎已下多不解乘馬解音狼狽步

走狼似犬銳首白頰高前廣後狽狼屬生子或欠一足二足相附而行離則蹭故粹遷

謂之狼狽死者相繼於道路武帝及簡文簡文名綱武帝

第三子廢之卒被侯景幽逼而死卒被切孝元帝

名繹武帝第七子起兵討侯景即位在于江陵郡名今中興路隸荆湖

為萬紐于謹所圍梁承聖三年元魏遣萬紐于謹將兵五萬入寇攻江

陵帝猶講老子不輟元帝好文談嘗於龍光殿講老子聞魏師至停

講聞報帖然復開講百寮皆戎服以聽俄而城陷君臣

俱被囚繫音庾信為梁將軍留於西魏亦歎其如此及

作哀江南賦乃云宰衡以干戈爲兒戲縉紳
以清談爲廟略此事亦足爲鑒戒朕今所好
者惟在堯舜之道周孔之教以爲如鳥有翼
如魚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暫無耳

胡氏寅曰太宗不好釋氏而好堯舜周孔
之道可謂知所去取矣而以爲如魚有水
鳥有翼失之必死不可暫無者則未知其
誠能然乎抑徒意之云爾也夫允執厥中
者堯舜之盛也而始於道心欲不踰矩者
孔子之盛也而始於志學志者非讀書記

誦之謂道心之微又與老釋玄妙之言何
以別乎自此而入廢乎其知道矣孔子曰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知之如是則能好之
矣未嘗知之而以爲我好堯舜周孔之道
云者妄也夫道非有一物可把玩而好之
也百姓日用而不能離亦猶鳥之有翼魚
之依水顧不自知耳

真氏德秀曰太宗之言可謂知所擇矣然
終身所行未能無愧者以其嗜學雖薦所
講者不過前代之得失而於三聖授受之
微旨六經致治之成法未之有聞其所親
者雖或一時名儒而姦諛小人亦列其列
安得有弗時仔肩之益故名爲希慕前聖

而於道實無得焉
其亦可憾也夫

○愚按太宗知老釋之虛無空寂不適於用知堯舜之道周孔之教不可暫無斯言也三代而下君人者所罕聞也中庸曰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者率性而已聖人以此道垂訓於天下後世則謂之教堯舜之道此道也周公孔子之教以堯舜之道為教也又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不可暫無其不可須臾離者乎太宗未足以進此也而言則然也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神仙事本是虛妄

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愛好分好並去聲為方士

所詐乃遣童男童女數千人隨其入海求神

仙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歸始皇猶海側踟

躅以待之踟音遲躅音還至沙丘而死始皇東遊

海上方士徐市等上書請得與童男女入海求三神山不死藥始皇從之明年復遊海上後三年遊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後五年復至海上冀遇仙藥不得還到沙丘崩沙

丘在今順德路鉅鹿縣漢武帝為求神仙為去聲乃將女

嫁道術之人事既無驗便行誅戮

漢武帝元鼎四年樂

成侯登薦方士藥大上見之大悅大言曰黃金可成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神仙可致

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迺拜大為五利將軍賜列侯甲第童千人又以衛長公主妻

之後竟坐誣罔遂腰斬據此二事神仙不煩妄求也

○愚按漢儒有言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通於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

類太宗深懲秦皇漢武之失謂神仙虛妄空有其名可謂不惑於神怪不罔於非類

者矣然晚年深信婆羅門娑婆寐之說使之合長生之藥則又何所見而然耶

貞觀四年太宗曰隋煬帝性好猜防好去聲專

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謂胡牀為交牀胡瓜

為黃瓜築長城以避胡終被宇文化及使令

狐行達殺之令去聲令狐虜複姓又誅戮李

金才名渾為將軍有方士言曉圖讖謂帝曰

因誣構之於及諸李殆盡卒何所益率子且

君天下者惟須正身修德而已此外虛事不

足在懷

○愚按桑穀生於朝而大戊以興雉升鼎而雖而殷道復盛識緯之書雖有定數然

人君能至誠修德未有不轉禍為福改妖為祥者也太宗謂君天下者惟須正身修

德譏煬帝在殺李金才等其說是已然晚年竟以女主武王之識淫刑及於功臣則

又何邪

貞觀七年工部尚書

唐制工部掌山澤屯田工匠之事尚書其長也

段綸

段姓綸名

奏進巧人楊思齊至太宗令試

平令

聲

綸遣造傀儡戲具

傀儡古委切偶戲也世傳運機手起

漢祖平城之圍其城一面即冒頓妻關氏兵強於三面陳平訪之關氏妬忌造木偶人運

機關舞埤間闕氏望見謂是生人慮太宗謂下城冒頓必納遂退軍後翻為戲具

綸曰所進巧匠將供國事

供平

卿令先造此

物是豈百工相戒無作奇巧之意耶乃詔削

綸階級並禁斷此戲

舊本此章在儉約篇今附于此

○愚按中庸曰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朱子釋之曰日省月試以程其

能既稟稱事以饋其勞則不信度作淫巧者無所容矣段綸奏進工人首令試造傀儡非所謂作奇技淫巧者乎太宗既削綸階級且令禁斷此戲可謂知所先矣

慎言語第二十二 凡三章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

一言即思此一言於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

敢多言給事中兼知起居事唐制起居郎及舍人掌天子起居

居法度貞觀初以給事中杜正倫進曰君舉諫議大夫兼之執事記錄

必書言存左史春秋左氏傳也臣職當兼修起居注

不敢不盡愚直陛下若一言乖於道理則千

載累於聖德累音類非止當今損於百姓願陛

下慎之太宗大悅賜綵百段

唐氏仲友曰太宗言不敢多言意在史筆正倫之一言兩得將順正救之美宜乎太

宗悅而賜之也

○愚按易大傳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

外遠之況其邇者乎甚矣人君之言尤不可不慎也一言之善行之當世不惟天下蒙其利後世亦以為訓一言之不善行之當世不惟天下受其害後世亦以為戒人君之言可不慎哉太宗之言雖意在史筆其關於君道則甚重也

貞觀八年太宗謂侍臣曰言語者君子之樞

機談何容易切以政凡在衆庶一言不善則人

記之成其恥累音類況是萬乘之主不可出言

有所乖失其所虧損至大豈同匹夫我常以

此為戒隋煬帝初幸甘泉宮泉石稱意補去聲

而恠無螢火數云捉取多少於宮中照夜所

司遽遣數千人採拾送五百輦於宮側小事

尚爾况其大乎魏徵對曰人君居四海之尊

若有虧失古人以為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

實如陛下所戒慎

○愚按易大傳曰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迺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

榮辱之主也可不慎乎蓋能知所以慎言則知所以慎行矣行之不慎尚何望其慎

言太宗謂言語者君子之樞機衆庶猶爾况於萬乘可謂知所慎言矣魏徵謂人君

有失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實如陛下所戒慎則足以兼慎言慎行之意也

貞觀十六年太宗每與公卿言及古道必詰

難往復難去聲散騎常侍劉洎上書諫曰帝王

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

絕是知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極尊

徒思自強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

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群下未敢

對揚况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援古

以排其議欲令凡蔽令平何階應答臣聞皇

天以無言為貴聖人以不言為德老子稱大

辯若訥莊生稱至道無文此皆不欲煩也是

以齊侯讀書輪扁竊議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推

鑿而上曰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以
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
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口不能
言有數存焉古之人與不可傳也出莊子

漢皇慕古張孺陳譏漢張良嘗匿下邳見老
父授之以書曰孺子可

教故稱良曰張孺項羽圍漢王於滎陽王與
酈食其謀撓楚食其曰昔湯武伐桀紂皆封

其後請立六國後王曰善具以告張良良曰
誰為陛下畫此計陛下事去矣為陳八不可

之說此亦不欲勞也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
見史

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為

累音類後同須為社稷自愛為去聲後同豈為性好自

傷乎好去聲竊以今日升平皆陛下力行所至

欲其長久匪由辯博但當忘彼愛憎慎茲取

捨每事敦朴無非至公若貞觀之初則可矣

至如秦政強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材虧

衆望於虛說此才辯之累皎然可知累音類伏

願略茲雄辯浩然養氣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簡彼

緗圖

緗淺黃色圖書也

澹焉怡悅固萬壽於南岳詩曰

不騫不崩如南山之壽

齊百姓於東戶則天下幸甚皇

恩斯畢太宗手詔荅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

無以述慮比有談論比音遂至煩多輕物驕

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為勞今聞讜言

虛懷以改按通鑑係十八年上好文學而辯

多不能對洎上書云云上飛白荅之

張氏九成曰君子以謹密成德而踈直致患而况慮重之地可不戒哉洎每剛直敢

言始以受知終以速禍蓋太宗英明剛武以取天下挾振於之態雖議論及於群臣

而是正之語或不容下或性復詰難或面折其短才辯自逞氣驕於人夫以咫尺之

威生殺在手非剛直之徒孰與抗哉而洎遠引聖人不言大辯若訥深為勸戒所以

優柔樂易之德獎進言之路觀其所陳若有優柔樂易之性矣及其發言處身或不自

慮夫以太宗之明竟不深察何知之不審始卒有異乎抑疑似之語有以啓之也

唐氏仲友曰上執其謙下輸其直此議論之體也以蘇之不才堯獨知之然從試可

乃已之論則人君之言豈務求勝太宗以
智辯自居往復窮詰此最足以害從諫之
美洎兩言之切中其病孟子所謂非人於
千里外者也答詔猶有反覆是非之言則
太宗自聖之病頗亦難瘳洎言之不已
使太宗許以能改不然其去德豈遠乎哉
一鑑既往獨洎能
出此言不亦賢乎

○愚按劉洎諫疏想見太宗以英雄之姿
逞神機縱天辯未免有輕物驕人之失儻
非能尅已自勵勉強從諫則所謂智足以
拒諫辯足以飾非由此乎生矣今聞讜言
虛懷以改其得
為賢君也宜哉

文帝對杜讒邪第二十二章

凡七章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朕觀前代讒佞之徒

皆國之蠹賊也

蠹音矛蟲之害稼者

或巧言令色朋黨

比周

比音鼻

若暗主庸君莫不以之迷惑忠臣

孝子所以泣血銜冤故叢蘭欲茂秋風敗之

王者欲明讒人弊之此事著於史籍不能具

道至如齊隋間讒譖事耳目所接者略與公

等言之斛律明月

斛律複姓明月其字名光後齊朝兼行將相有名譽

鄰敵所憚

齊朝良將

去聲

威震敵國周家每歲斷汾

河水慮齊兵之西渡及明月被祖孝徵

名珽密為

謠言讒斛律光殺之

讒搆伏誅周人始有吞齊之意高

頽

隋之賢相

有經國大才為隋文帝贊成霸業

去為

聲後蓋為同

知國政者二十餘載天下賴以安寧

文帝惟婦言是聽特令擯斥

令平聲

及為煬帝

所殺刑政由是衰壞又隋太子勇

文帝太子名勇後廢

人為庶人

撫軍監國

監平聲

凡二十年間固亦早有

定分

夫聲

揚素

炫感之父為隋相

欺主罔上賊害良善

使父子之道一朝滅於天性

朝音昭楊素揣知獨孤后意盛

言太子不才文帝於是禁太子勇部分收其黨與揚素舞文巧詆以成其獄廢勇立晉生

廣為皇帝太子是為煬帝

逆亂之源自此開矣隋文既混

淆嫡庶竟禍及其身社稷尋亦覆敗古人云

代亂則讒勝誠非妄言朕每防微杜漸用絕

讒搆之端猶恐心力所不至或不能覺悟前

史云猛獸處山林處上藜藿為之不採直臣

立朝廷姦邪為之寢謀此實朕所望於羣公

也魏徵曰禮云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

所不聞中庸首章之辭詩云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

言罔極交亂四國詩小雅青蠅篇之辭又孔子曰惡利

口之覆邦家惡鳥去聲蓋為此也臣嘗觀自古有

國有家者若曲受讒譖妄害忠良必宗廟立

墟市朝霜露矣願陛下深慎之

○愚按自古讒邪之為惑人主非有知人之明不能辨也太宗援據古今以責望於

其臣魏徵敷述經訓以致戒於其君可謂極君臣之契讒邪無得而間矣厥後有毀

徵阿黨者使温彦博按之雖足以直徵之在而左右之為讒者竟不聞顯正其罪固

非止讒之道及徵之卒乃因杜正倫之黜復以阿黨疑之疑情一萌讒言遽入謂徵

錄諫辭示史官有賣已直彰君過之意者
遂有停婚仆碑之令何不察之甚邪使太

宗它日無征遼東之悔尚得
為明主乎信夫知人之難也

貞觀七年太宗幸蒲州刺史趙元楷課父老

服黃紗單衣迎謁路左盛飾廨宇修營樓雉

以求媚又潛飼羊百餘口魚數千頭將饋貴

戚太宗知召而數之曰數上朕巡省河洛省上

聲經歷數州凡有所須皆資官物卿為飼羊

養魚為去聲雕飾院宇此乃亡隋弊俗今不可

復行復音當識朕心改舊態也以元楷在隋

邪佞故太宗發此言以戒之元楷慙懼數日

不食而卒手書反舊本此章在
貪鄙篇今附入此

○愚按元楷仕隋為歷陽郡丞以獻異味
超遷江都郡丞迹其邪佞蓋與高德孺之

指野鳥為鸞無異太宗縱不能誅之豈可
復使為民之父母乎異時潛飼羊魚盛飾

廨宇蓋猶以事隋者而事唐也太宗數而
責之是矣然使能黜其官致其罪布告天

下威以為戒豈
不尤偉矣乎

貞觀十年太宗謂侍臣曰太子保傅古難其
選成王幼小以周召為保傅左右皆賢足以
長仁長音掌致理太平稱為聖主及秦之胡亥
始皇所愛趙高作傳教以刑法及其篡也誅
功臣殺親戚酷烈不已旋踵亦亡以此而言
人之善惡誠由近習朕弱冠去聲交遊惟柴紹

字嗣昌臨汾人以任俠聞高祖妻以平陽公
主武德初拜左翊衛大將軍累從戰伐而有

功外戚也貞觀為宗正卿太宗與實誕等語昏謬失對以光祿大夫罷為

人既非三益論語曰益者三友及朕居茲寶

位經理天下雖不及堯舜之明庶免乎孫皓

高緯之暴孫皓三國吳主是為烏程侯降以

此而言復不由染何也魏徵曰中人可與為

善可與為惡然上智之人自無所染陛下受

命自天平定寇亂救萬民之命理致升平豈

紹誕之徒能累聖德類音但經云放鄭聲遠

佞人遠去聲論語孔子答近習之間尤宜深

慎太宗曰善按自誠由近習已上文重出師

入于此

○愚按帝堯與共驩同處而不為共驩之所

化夫上智不移唯堯與周公為能耳然堯猶畏孔壬周公猶懼流言豈恃其資質之

美而謂惡人不能染哉下此則善人之芝蘭惡人之鮑魚未有不與之俱化者也唐

太宗少與柴實為友而不能昏太宗之德世莫不疑焉以愚觀之太宗之所以為太

宗以其資質之過人也其不能進於三代之君者以柴實輩為之累也雖然太宗少

年之事爾及其君臨天下雖房杜王魏並居輔相而封權宇文之流亦得廁乎其間

此貞觀之治所以止於如是也然則太宗所謂不由漸染者其然豈其然乎

尚書左僕射杜如晦奏言監察御史陳師合

史無上拔士論兼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

總知數職以論臣等太宗謂戴胄曰朕以至

公理天下今任玄齡如晦非為勲舊以其有

才行也為行並去聲此人妄事毀謗止欲離間我

君臣間去聲昔蜀後主昏弱名禪先主之子齊文宣狂

悖然國稱理者以任諸葛亮楊遵彥並見前注不

猜之故也朕今任如晦等亦復如法於是流

陳師合于嶺外舊本有此已下三章在貪鄙篇今附入此

孫氏甫曰人主之任大臣不可不專亦不可專若深知其入可付國事不專任之何以責成功蓋專任則責重責重則人必盡其才力也若知人未至而專任之苟無成

功則有敗事又或竊擅威福有難制之患二者惟在人主審之不可一失失則事機

難追矣太宗可謂能審知人之術者也知房杜之賢而付以國事房杜方盡心職事

已著功效陳師合以平常之見欲移主意如晦奏其事意似不廣然願小臣間言漸

害於事公言之爾太宗不惑師合之言房杜荷信任如是敢不盡其才力乎此所以成太平之治也然有太宗之明房杜之賢則可專任而不容人言人主知人未至當

審其付任不可執此為法

說見後章

貞觀中太宗謂房玄齡杜如晦曰朕聞自古

帝王上合天心以致太平者皆股肱之力朕

比開直言之路者比音鼻庶知冤屈欲聞諫諍

所有上封事人多告訐百官訐音結細無可採

朕歷選前王但有君疑於臣則下不能上達

欲求盡忠極慮何可得哉而無識之人務行

讒毀交亂君臣殊非益國自今已後有上書

訐人小惡者當以讒人之罪罪之

魏徵為秘書監有告徵謀反者太宗曰魏徵

昔吾之讎祗以忠於所事吾遂拔而用之何

乃妄生讒構竟不問徵遽斬所告者

范氏祖禹曰太宗欲聞直言而惡告訐不惟聖譖讒而又罪之可謂至明且遠矣此

為君為
長之道

○愚按上封事者許人小惡而太宗誅之此可謂明

也已陳師合上拔士論謂一人不可總知

數職斯乃天下之確論也如晦遽以為讖

論臣等太宗還以為毀謗離間至流師合

於嶺外亦可謂寃也已然則合三事而觀

之太宗得其二而失其一乎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

知起居比來此音記我行事善惡遂良曰史

官之設君舉必書善既必書過亦無隱太宗

曰朕今勤行三事亦望史官不書吾惡一則

鑒前代成敗事以為元龜二則進用善人共

成政道三則斥棄群小不聽讒言吾能守之

終不轉也

唐氏仲友曰太宗所言皆君道然謂守而不

失亦望史官不書吾惡則有護過之意

矣伐遼之監不遠而窮兵用魏徵而什碑

而不失未
免自矜也

○愚按善惡直書而義自見此史臣之職也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此人情之常也為人上者其於言行之際知善而力行之知惡而力改之在我而已史臣直筆吾不知也太宗嘗欲觀史臣每有以彰其善而有不善者則削而不書也所行果出於善始終如一史臣豈得而揜其善乎勤行三事之言雖為君道之善而表襮於起居注之臣則似有矜善之意矣

悔過第二十四章

凡四章

貞觀二年太宗謂房玄齡曰為人須學問

朕往為

去聲

群兇未定東西征討躬親戎事不

暇讀書比來

比音鼻

四海安靜身處殿堂

處上聲

不能自執書卷使人讀而聽之君臣父子政

教之道共在書內古人云不學牆面蒞事惟

煩

周書周官之辭

不徒言也却思少小時行事

少去聲

大覺非也

○愚按夫子於易之益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釋者謂見善能遷則可以盡天下之善有過能改則無過矣益於人者無大於是夫遷善改過學者之所難而太宗定天下之亂處帝王之尊乃能知讀書之善而能遷之知少時之過而能改之可謂知為益之道矣充是心也為益之道豈有窮際乎

貞觀中太子承乾多不修法度魏王泰尤以才能為太宗所重特詔泰移居武德殿魏徵上疏諫曰魏王既是陛下愛子須使知定分

去常保安全每事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

也今移居此殿使在東宮之西海陵昔居時人以為不可雖時移事異猶恐人之多言又王之本心亦不寧息既能以寵為懼伏願成人之美太宗曰我幾不思量甚大錯誤

幾量並平

聲遂遣泰歸於本第

○愚按古者世嫡之位既定而衆子各有定分觀於周官之衣服膳羞之不會者必

曰惟王及后世子王及后固也而世子與焉者所以示尊隆絕覬覦也太宗之時既知承乾不修法度矣乃重魏王泰之才固以踰分越制矣又使居武德殿他日兩廢之事寧非太宗有以啓之也難以魏徵之言覺大錯誤終非宜為矣重天下之本者慎之哉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人情之至痛者

莫過乎喪親也故孔子云三年之喪平声天

下之通喪孔子答宰我之辭自天子達於庶人也又

曰何必高宗商君武丁也古之人皆然孔子答子張之辭

近代帝王遂行不逮漢文以日易月之制漢文

帝行短喪以日易月甚乖於禮典朕昨見徐幹中論後漢

徐幹撰中論二十篇復三年喪篇義理甚深恨不早見

此書所行大疏略疏平聲但知自咎自責追悔

何及因悲泣久之

○愚按孟子曰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夫三年

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
父母之喪必以三年古今貴賤通行之禮
也然自漢文短喪以日易月歷代因之恬
不知改天子遂無三年之喪人紀廢壞綱
常不明莫甚於此太宗雖不能蚤遵經訓
躬行其禮而能引咎自責追悔悲泣抑亦
可以為孝矣後之人君所宜遵復古制以
詔後世俾子孫守之求亦無斁罔使蹈漢
文之失貽太宗之悔
豈不卓冠千古哉

貞觀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夫扶音人臣之對
帝王多承意順旨甘言取容朕今欲聞已過

卿等皆可直言散騎常侍劉洎對曰陛下每

與公卿論事及有上書者以其不稱旨稱去聲

或面加詰難去聲無不慙退恐非誘進直言之

道太宗曰朕亦悔有此問難當即改之此章重出

納諫篇直諫類此此為詳

奢縱第二十五章凡一章

貞觀十一年侍御史馬周上疏陳時政曰臣

歷觀前代自夏殷周及漢氏之有天下傳祚

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史記注周凡三十七年少

者猶四五百年史記注從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

七十一年殷凡三十一世六百二十九年東西兩漢共二十四帝凡四百二十四年見漢

書皆為去聲積德累業恩結於人心豈無僻

王賴前哲以免爾自魏晉已還降及周隋多

者不過五六十年少者纔二三十年而亡三國

蜀二主四十五年魏五主四十五年吳四主五十九年西晉四主五十三年南齊七主二

十二年蕭梁四主五十六年陳五主二十三年東晉十一主一百三年劉宋八主六十年

元魏十二主一百一十九年東魏一主十七年西魏三主二十二年北齊五主二十八年

後周五主二十五年良由創業之君不務廣

恩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

之主政教少衰一夫大呼去聲而天下土崩矣

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

崇禹湯文武之道廣施德化施平聲使恩有餘

地爲子孫立萬代之基豈欲但令政教無失

令平聲

後同 以持當年而已且自古明王聖主雖

因人設教寬猛隨時而大要以節儉於身息
加於人二者是務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
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
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

後比於隋時纔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
相繼兄去弟還首尾不絕遠者往來五六千
里春夏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每有恩詔令
其減省而有司作既不廢自然須人徒行文
書役之如故臣每訪問四五年來百姓頗有
怨嗟之言以陛下不存養之昔唐堯茅茨土
階夏禹惡衣菲食如此之事臣知不復可行

於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輟露臺之役集上
書囊以爲殿帷所幸夫人慎夫人也衣不曳地至
景帝以錦繡綦組妨害女工特詔除之所以
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而承文景
遺德故人心不動向使高祖之後卽有武帝
天下必不能全此於時代差近事迹可見今
京師及益州諸處益州今仍舊隸四川營造供奉器物

供平聲并諸王妃主服飾議者皆不以爲儉臣

聞昧且不顯後世猶息作法於理其弊猶亂

陛下少處人間少去聲處上聲知百姓辛苦前代成

敗目所親見尚猶如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

不更外事長音掌更平聲卽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

憂也臣竊尋往代以來成敗之事但有黎庶

怨叛聚爲盜賊其國無不卽滅人主雖欲改

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修政教當修之於可
修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則無益也故
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
而皆不知其身之有失是以殷紂笑夏桀之
亡而幽厲亦笑殷紂之滅周幽王名宮涅厲王名胡皆無道之
主隋帝大業之初又笑周齊之失國然今之
視煬帝亦猶煬帝之視周齊也故京房京姓房名

字君明漢東郡人治易

謂漢元帝云臣恐後之視今亦

猶今之視古此言不可不戒也往者貞觀之
初率土霜儉一匹絹纔得粟一斗而天下怡
然百姓知陛下甚憂憐之故人人自安曾無
謗讟自五六年來頗歲豐稔一匹絹得十餘
石粟而百姓皆以陛下不憂憐之咸有怨言
又今所營爲者頗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

來國之興亡不由蓄積多少唯在百姓苦樂
洛音且以近事驗之隋家貯洛口倉而李密因
之東京積布帛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爲
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
卽世充李密未必能聚大衆但貯積者固是
國之常事要當入有餘力而後收之若人勞
而疆斂之斂去聲竟以資寇積之無益也然儉

以息人貞觀之初陛下已躬爲之故今行之
不難也爲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
若人旣勞矣而用之不息儻中國被水旱之
災邊方有風塵之警狂狡因之竊發則有不
可測之事非徒聖躬旰食晏寢而已旰居案切日晚
也若以陛下之聖明誠欲勵精爲政不煩遠
求上古之術但及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大

宗曰近令造小隨身器物不意百姓遂有嗟

怨此則朕之過誤乃命停之按史傳通鑑此與論諸王定分

刺史縣令
同一疏

范氏祖禹曰紂積鉅橋之粟武王發之人

主不務德而務聚歛者民散而國亡太宗

在位幾久將外事四夷內治宮室聚財積

穀欲以有為馬周先事而諫欲如初年之

節儉可謂順其美而救其惡矣

胡氏寅曰馬周所言四五事太宗從其一

而已其要曰陛下當隆禹湯文武之業豈

得但持當年而已此最太宗之病也豈特

太宗凡三代已後得天下者皆然皆不知

治蠱先甲後甲之義前弊未盡革而後患

已生矣汲黯謂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

太宗殫御不為稀營造不為少窮兵黷武

以收遠畧在位十餘年矣年豐食足而百

姓怨咨馬周言之帝未改也豈非經濟之術已殫無所可為乎

○愚按馬周此疏以三代帝王取天下保

天下之道望之太宗可謂能責難於其君

矣夫禹湯文武之道修之於身推之於家

國天下而後道洽政治澤潤生民非可以

勉強而為之也太宗為唐賢君謂其行事

有合於禹湯文武則可聚以禹湯文武之

道則未之盡也孟子曰王者之民皞皞如也營造器物而百姓怨嗟與皞皞之氣象有間矣幸而因周之言即命停罷其足以保貞觀之盛也以此若夫廣施德化為子孫立萬代之基此王者必世後仁之事未能進於是矣三代之所以長治久安者其必有道也夫

貪鄙第二十六

九六章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人有明珠莫不貴重若以彈雀豈非可惜况人之性命甚於明珠

見金錢財帛不懼刑網徑即受納乃是不惜性命明珠是身外之物尚不可彈雀何況性命之重乃以博財物耶群臣若能備盡忠直益國利人則官爵立至皆不能以此道求榮遂妄受財物賂賄既露其身亦殞實可為笑帝王亦然恣情放逸勞役無度信任羣小疎遠忠正遠去聲有一於此豈不滅亡隋煬帝奢

後自賢身死匹夫之手亦為可笑

○愚按周禮天官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群吏之治必察之以廉甚矣貪之足以禍其身也夫利所以資身利積而身敗則利乃所以殞身也可不戒哉然自昔戒貪之言多矣善乎太宗之言曰明珠身外之物尚不可以彈雀何況性命之重乃以博財物此可為有官君子之箴終之曰帝王亦然是不惟有以戒其臣而亦以自戒也可不

謂賢君乎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嘗謂貪人不解

愛財也

解音懈後同

至如内外官五品以上祿秩

優厚一年所得其數自多若受人財賄不過

數萬一朝彰露祿秩削奪此豈是解愛財物

規小得而大失者也昔公儀休

公儀複姓休名魯相也

性嗜魚而不受人魚其魚長存且為主貪必

喪其國為臣貪必亡其身詩云大風有隧貪

人敗類

詩大雅桑柔篇之辭

固非謬言也昔秦惠王

秦即

惠公僭稱王欲伐蜀不知其選乃刻五石牛

置金其後蜀人見之以為牛能便金便平蜀

王使五丁力士拖牛入蜀道成秦師隨而伐

之蜀國遂亡事見蜀記漢大司農漢制掌諸錢穀金帛貨幣之職

田延年字子賓齊諸田之後贓賄三千萬事

覺自死時茂陵富人焦氏賈氏以數千萬積貯炭葦諸物昭帝大行用度未辨

延年奏言豫收不祥物冀疾用以求利非臣民所當為請没入官奏可富人皆怨出錢求

延年罪初大司農取民牛車三萬兩為儻車直千錢延年詐增二千凡六千萬盜取其半

焦賈告其事時議以延年廢昌邑王時嘗發大議當以功覆過霍光曰往就獄公議過延

年曰我何面目如此之流何可勝記勝平朕

入牢獄遂刎死

今以蜀王為元龜卿等亦須以延年為覆轍也

○愚按書曰凡嚴正人既富方穀中庸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蓋分田制祿所以養

其愧恥之心而厲其忠廉之節也太宗謂當時五品已上祿秩自厚若受財不過數

萬其知所以勸矣自以蜀王爲監以牛金而亡國欲臣下以田延年爲監以贓賄而殞身非特以此戒臣下且以此律其身則列于庶位者寧不知所懲哉

貞觀四年太宗謂公卿曰朕終日孜孜非但憂憐百姓亦欲使卿等長守富貴天非不高地非不厚朕常兢兢業業以畏天地卿等若能小心奉法常如朕畏天地非但百姓安寧自身常得驩樂音洛古人云賢者多財損其志

愚者多財生其過此言可爲深誠若徇私貪濁非止壞公法損百姓縱事未發間中心豈不常懼恐懼既多亦有因而致死大丈夫豈得苟貪財物以害及身命使子孫每懷愧耻耶卿等宜深思此言

○愚按詩云上帝臨女毋貳爾心自古聖人拳拳於畏天者豈謂人君尊無與敵借天以壓之哉蓋兢業祇懼是乃天心之所存而堯舜禹湯所傳之大原也太宗自謂

常兢兢業業以畏天地又使群臣當如朕
畏天地是真能合乎聖人畏天之學矣然
太宗之所謂天者蒼蒼之天耳昊天曰明
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何往而非
天哉一息之間斷非畏天也一事之作輟
非畏天也詩曰文王之德之純聖人之所
以事天者純而已矣愚觀太宗之行事知
謹刑矣而復濫殺知尚文矣而復慕武知
任賢矣而復聽讒知斷恩矣而復牽愛甚
矣其雜而不純也此豈足為畏天之實哉

貞觀六年右衛將軍陳萬福自九成宮赴京
違法取驛家麩數石太宗賜其麩令自負出

以耻之令平聲

○愚按大學引孟獻子之言曰與其有聚
斂之臣寧有盜臣蓋君子寧亡已之財而
不忍傷民之力故也陳萬福違法取驛家
麩非有取於民者其盜臣之謂乎太宗賜
其麩令自負出以愧其心
而不加罪可謂寬仁也已

貞觀十年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

州宣州今為寧國路饒州今仍舊並隸江東諸山大銀坑採之

極是利益每歲可得錢數百萬貫太宗曰朕

貴為天子是事無所少乏惟須納嘉言進善
事有益於百姓者且國家贖得數百萬貫錢
何如得一有才行人行去聲不見卿推賢進善
之事又不能按舉不法震肅權豪惟道稅鬻
銀坑以為利益昔堯舜抵璧於山林投珠於
淵谷由是崇名美號見稱千載後漢桓靈二
帝後漢桓帝名宏好利賤義好去聲漢靈帝時開西邸賣官自關

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又賣關內侯假金印紫綬傳世入為近代庸暗之主卿遂欲將我比五百萬

桓靈耶是日勅放令萬紀還第

令平聲

孫氏甫曰太宗所以能斥言利之臣者無它內能節用外謹制度絕權倖抑恩寵無妄費耳宮中欲修一殿則想秦皇之過公卿請營一閣則念文帝之儉將修洛陽殿則聽張玄素之言而遂止嫁送長樂則納魏徵之諫而從簿宮人罷遣而出者三千此其謹身節用天下已陰受其賜矣而文武官止六百四十三負府兵止六十萬又

皆散之農畝以自給天子惟務德義以致
治平薄賦斂以厚風俗而已此言利之臣
所以不能合也

胡氏寅曰大學之教曰長國家而務財用
者必自小人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

臣故治國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也自
事言之國家歲得數百萬緡非因頭會箕

歛而取之山澤似亦未有害者太宗不惟
置其利又且黜其人而專以進賢利民為

急以拒靈私藏為戒審所取
舍明示好惡可為人君法矣

○愚按大學曰治國家不以利為利而以
義為利也觀太宗卻權萬紀銀坑之奏真

能不以利為利者蓋當是時宮室服用每
能慎乃儉德是宜諄諄訓下無愧辭也夫

表正而景隨源清則流清表未正而求正
於景源未清而求清於流無是理也是故

欲臣下厲廉名當自
人君之崇儉德始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古人云鳥棲於

林猶恐其不高復巢於木末魚藏於水猶恐

其不深復穴於窟下然而為人所獲者皆由

貪餌故也今人臣受任居高位食厚祿當須

履忠正蹈公清則無災害長守富貴矣古人

云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然陷其身者皆為去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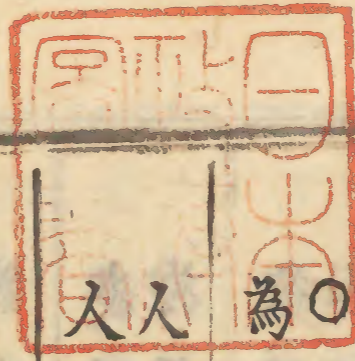
貪冒財利與夫扶音魚鳥何以異哉邾等宜思

此語為鑒誠舊本此章重出鑒戒篇今按

○愚按太宗訓臣下廉潔之為美貪利之

為害者數矣魚鳥之喻尤其明白痛切令

人讀之疎然誠足懲創



貞觀政要卷第六

